

左龠外集

三

四十三

左倉外集目錄

卷三

春秋原名 二頁

司馬遷左傳義序例 廿一頁

書春秋繁露止雨篇後 一頁

公羊解詁誤字 二頁

達巷黨人考 二頁

劉向撰五經通義五經要義五經雜義辨 二頁

讖緯論 四頁

法言李注非故本考 一頁

春秋原名

春秋制名之誼以左氏古說爲詳漢書律曆志述劉歆三統術云夫曆春秋者天時也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曆數以閏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舊疏引賈逵說云春秋取法陰陽之中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公羊疏卷一又云三統術云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賈服依此以解春秋之義是服君說春秋名義與賈君同均祖述子駿緒言此左氏先師溯春秋制名之始也蓋歲有四時惟春秋適得陰陽之中故以春秋名史冊使人君顧名思義無失其動作之

中李貽德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曰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者中卽天地之中動作之則所以定命卽不失中也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此春秋之名所由立也師培案漢書藝文志云左史記言言爲尙書右史記事事爲春秋申鑒時事篇同鄭君注玉藻動則左史書之二語云其書尙書春秋其存者疏引六藝論云春秋者右史所記之制動作之事也右史記事左史記言是春秋爲記動之書也漢志六藝論申鑒異於玉藻者在於左右史所職互殊然所稱記事卽記人君之動作子駿言欲使人君不失中舉動不舉言卽以春秋爲記動之書舊疏又引賈逵說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案此乃賈君申本傳昭二年韓宣稱春秋爲周禮之詞也然說與子駿互明子駿言以陰陽之中制其禮亦以春秋爲昭禮之書本傳隱七年書名例云謂之禮經亦其證也故春秋之旨欲使人君動

則不失中動作不失中誼符秉禮子駿之說蓋深得春秋周禮
同名之誼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哀十四年舊疏引五經異義曰述春秋者云孔子作春秋春秋
者禮也殆亦本斯爲說又論衡正說篇論春秋云今俗儒說之
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爲春
秋此蓋漢人嚮壁虛造說故王以俗儒相譏舊疏又引賀道養
說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其說尤誤不足據也

司馬遷左傳義序例

太史公自序言年十歲誦古文又言爲太史令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古文者即古文尙書左氏國語之屬也金匱石室者漢代秘書所藏之所也漢代秘府有北平所獻春秋左氏傳及景武之際古文春秋經傳獲于孔壁亦爲秘書此皆史公所克睹者也故史公作史記均據春秋古經及左傳又當此之時賈嘉爲賈誼孫世傳左氏學

史記曰嘉世其家即世傳左氏學也

而史公與之通書

賈誼

傳

孔安國爲孔子之裔親睹孔氏古文而史公從之問故

漢書儒林

傳

故左氏古誼恆載于史記之中蓋均賈孔二子之緒言也或

謂史公之世公羊之學盛行而自序又引董生之語則史公所據之春秋當屬公羊然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文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王法王道備人

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詞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是史公以左傳爲春秋敵傳也所謂因孔子史記者即孔子所論史記舊文蓋孔子據史記舊文而爲經丘明即存史記舊文以爲傳三代世表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正時月日蓋其詳哉孔子世家曰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

非公羊家王魯新周故宋之說另有考

約其文詞而指博此均孔子因舊史作春

秋之證而左傳則係採集舊史而成蓋左氏以舊史之詳補春秋之約也此史公考訂左傳之詞又五帝本紀贊云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吳

太伯世家贊云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勾吳兄弟也以春秋爲古文明係古文經作左氏傳此史記采用左傳之確證漢書遷傳贊文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是班氏明以史記據左傳也若史記之于公羊雖述董生之言然儒林傳董仲舒傳云廣川人治春秋又曰漢興至于五世之間惟董仲舒名爲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是史公僅以公羊爲春秋別派不以春秋即公羊其曰名爲明于春秋者猶言世俗以爲明春秋疑蓋之詞溢于言表十二諸侯年表序云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頗爲稍略之詞是史公以仲舒述春秋于義未盡安得謂史公說本仲舒又安得謂史公以公羊爲春秋哉故知史公作書折衷左氏丘明緒說賴以僅存西漢張賈而外說左之書莫古於史記予治左氏久因依傳文之序取史記述傳文者條比其

文排例衆說成司馬遷左傳義若干卷以正後儒說經之訛今將凡例列于後

一左傳記事記言間有文詞省約者史公引述傳文則增字以顯其義如成十年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吳太伯世家于子臧下增之義二字哀元年今吳不如過吳太伯世家于過下增之強二字襄二十九年政將在家吳太伯世家于家上增三字莊八年吾以汝爲夫人齊世家于夫人上增無知二字文十八年仲爲不道魯世家于仲上增襄字閔元年其必繁昌晉世家于其下增後字所增之字即係訓釋之詞與易比卦初爻象詞以比之初六有他吉也釋爻詞初六有他吉同例史公釋詞亦有用此例者又僖四年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晉世家作申生進藥胙二公子知之則知皆即二公子之即進藥胙矣昭二十五年臧氏執旃旃即臧會魯世家作囚季氏人蓋以會歸季氏

故以季氏人稱之所以釋傳文之旃也是亦增字爲訓之例若
閔元年夫率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魯世家于
行謀下增也字蓋史公解傳以專行謀指率師而君與國政所
圖則指誓軍旅故增也字爲區別以示率師與誓軍旅對文而
專行謀與誓軍旅二語非平列之詞若此之流均宜證明史公
之例以證後儒句讀之訛

一史記引經如易書之屬均以訓故之字代本字其述左傳亦
然如昭十七年軒轅氏以雲紀故爲雲師爲雲名五帝本紀曰
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即以命釋紀兼以命釋名昭二十九年
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夏本紀曰天降龍二有雌雄即以天釋
帝以降釋賜降即古貢字
貢者賜也以雌雄釋河漢二有雌雄當作有二
雌雄二雌二雄爲四

即乘龍也成八年通吳于上國吳太伯世家作吳於是始通于中國
即以中國釋上國襄二十八年慶封富于其舊吳太伯世家作

富于在齊即以在齊釋其舊襄二十九年如舊相識吳太伯世家作如舊交即以交字釋相識襄二十九年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衛世家作其國無故即以無故釋未有患僖十二年臣賤有司也齊世家作臣陪臣即以陪臣釋賤有司僖十七年因侍人貂齊世家作因宦者豎刁即以宦者釋侍人莊八年衣服禮秩如敵齊世家作秩服奉養比太子即以此太子釋如敵桓十七年壽子載其旌以先衛世家作白旌即以白旌釋旌襄十四年不釋皮冠衛世家作射服即以射服釋皮冠僖三十年爲東道主晉世家作爲東道交即以交釋主昭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魯世家作就章華臺即以就釋成此均以訓故之字代本字者也與五帝本紀以合和釋尙書協和者同例所謂易其文而存其義也彙而錄之可以存左傳之古訓若夫盈恆作滿啟恆作開或係諱漢帝之名至文十七年使帥甸攻而殺之宋世家作

衛伯蓋帥甸之官兼有衛伯之名哀六年彼皆偃蹇齊世家作大夫皆自危是偃蹇二字即屬自危之義均宜疏通證明者也

又秦本紀以百姓不親釋民不與吳太伯世家以欲自報其仇釋欲反其仇亦此例

一史記釋傳有既已易字為訓復增字以顯其意者如僖十年

失衆焉能殺秦本紀既以百姓訓衆以誅代殺而復申其義曰

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莊八年期戍公代不至齊世家

既以一歲訓期而復申其義曰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為代

莊九年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齊世家既以兄弟訓親以殺訓討

而復申其義曰子糾兄弟不忍誅請魯自殺之僖六年後出同

走罪也晉世家既以禍訓罪而復申其義曰重耳已在今往晉

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此皆易字為訓復增字以顯其義

者也其有與此例相近者復有數例有用其意而悉變其詞者

如以即奴事之宋世釋則如服也僖二十以秦侮我孤晉世釋

左 倉 外 集 司馬遷左傳義序例 四

秦不哀吾喪億三十年以說目而觀之宋世家釋目逆而送桓元此

一例也有增詞以足傳意者如昭元年鍼懼選于寡君將待嗣

君秦世家則曰秦公無道畏誅以誅釋選待其後世乃歸以無道及

乃歸二字足其意桓六年齊大非吾耦齊世家則曰鄭小齊大

非我敵以敵釋耦以鄭小二字足其意定四年五叔無官管蔡世家

則曰五叔皆就國無為天子吏天子吏即官者以就國二字述無官

之故文三年晉人不出晉世家則曰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以恐

及城守二義述不出之故此又一例也又如秦本紀以夷吾不

知惡之者為秦君吳太伯世家以胥之父兄為戮於楚釋是宗

為戮則知戮之者為楚人此亦增字以足意之變例非僅以夷

吾釋其君以不得釋惡以有倒其文以顯其義者如僖三十二

子釋是以父兄釋宗已也年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又曰使歸就戮于秦以逞

寡君之志秦本紀則曰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

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蓋省節其語而以烹字詰上文之食

桓十八年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魯世家則曰請誅彭生以除醜於諸侯蓋顛易其文而以醜字釋上文之惡此又一例也有增詞以擴傳意者如莊十一年孤實不敬宋世家曰寡人不能事鬼神政不修即推闡不敬之意者也昭二十九年昔者夏孔甲擾于其帝夏本紀則曰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即推闡擾字之義者也蓋擾即煩瀆之義故與五帝本紀以不驕二語釋尙書允恭克讓者其例正同此別爲一例又左傳僖三十一其誰不知蓋以知情之人必告鄭也秦本紀作庸知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此亦推闡其誰不知之義者也達此數例則史公詁傳之義明均宜詳加採錄以存左傳之故訓

一史記述傳有省約其詞易繁爲簡者有省字之例如以至于

堯文十刪以字五帝本紀吾子好直襄二十省好字吳太伯乃多與

之徒衛文七省徒字魯世家此省一字者也昭二十九年既而復

求之懼而遷于魯縣夏世家作夏后使求懼而遷去僖二十八

年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曹叔世家作令軍無入釐負

羈之宗族閻此省數字者也又如襄三十一年居喪而不哀在

在戚而有喜色以在戚二字屬上句有省句之例如僖五年無

戎而城仇必保焉晉世家作邊城少寇宣十二年中軍下軍爭

舟舟中之指可掬晉世家作船中人指甚衆此約二語爲一語

者也又如僖十五年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晉世家作失

君亡君宣二年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

死也晉世家作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僖二十八年險阻艱難

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晉世家作險阻盡知之此省數

語爲一語者也若五帝本紀記舜舉賢去凶則又節約文十八

年季文子之言擇其要者著于篇若是之屬雖較傳文爲簡然

訓故仍寓于其中如以甚衆釋可掬以忠臣釋民主以亡親釋

悼喪其君是也是宜隨文採錄不必以改傳爲疑

一左傳古文為史公所親睹史記之中雖以訓故之字改古文亦有存古文而不改者而今本所傳左傳則字沿俗體失古文

之真故史記所存之古文可以正今本傳文之誤如吳太伯世

家曲而不諷諷即屈襄二十九年字之古文如天之無不燾燾即熹

上同字之古文鄭世家肉袒擊羊擊即牽宣十年字之古文而人名

地名史記尤多古字如高渠彌桓十七年作渠眯秦本紀百里奚作僂

紀秦本吳夷末昭十年作昧吳太伯世家掩餘昭二十年作蓋餘吳太伯世家卓

子莊二十年作悼子晉世家閻職文十年作庸職齊世家焚如文十年作焚

如魯世家射姑桓九年作夕姑曹叔世家蕩山成十年作唐山宋世家呂甥僖十年

年作呂省晉世家子期定四年作子綦楚世家欒盈襄二十一年作欒逞晉世家

家檀伯桓十五年作單伯鄭世家伯服僖二十四年作伯備鄭世家蒯聵定十年

作蕢聵仲尼弟子傳提彌明宣二年作示眯明晉世家西乞術僖三十年

作秬晉世家楚君麇昭元年麇作員楚世家均人名之存古文者也又

如許作無惟鄭家文三作鄙秦本紀邾作騶吳太伯貝邱莊八年作

沛邱齊世家舒州哀十四年作徐州齊世家費僖元作費魯世家夫椒哀元年

作夫湫胥伍子傳均地名之存古文者也若是之屬均孔壁古文之

僅存者丙若夫定十年作犁邠齊世家作御犁鉏鉏為異名稱齊世指徐姬哀六

九年王姚周本紀作姬嬴稱非指姬徐姬哀六

記芮字亦係總詞至于襄二于莊三十宿二年孟任魯世家作孟

女宿儂亦係總詞至于襄二于莊三十宿二年孟任魯世家作孟

襄二十五年陪臣于公子瑕鄭家作爭趨均係假字爭則訛文哀

聲猶晉衛曼圃也後人誤書專蓋史記本作曼甫曼與左傳發語

字不能執異者為古文又若襄甫定二十年三年魏曼多趙世家

亦不必此均古字通假文之故宜仿薛氏傳均說文答問疏證之例

以古文證今本之訛並明其通段之由而辨其字體之正俗庶

舍說文所引外左傳古文猶有可考

一左傳當西漢之時世鮮傳本致多訛文史公親見古文所引

之說有可證今本文字之誤者如成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
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夫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齊世
家曰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軍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
不敢受晉世家略同據此以觀則授玉本作授王謂授以王位
也因晉作六軍爲天子之制故推晉景公不敢受即釋卻克寡
侯爲王猶齊閔王以帝號加秦耳

君未之敢任語後世則誤王爲玉襄二十九年夫子獲罪于君
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吳太伯世家曰懼猶不足而又可

以畔乎何疑當作可是古本樂字作畔案賈逵注云獲罪出獻公以

戚畔也疑賈注以字上有畔字出獻公句釋獲罪于君以戚畔即釋畔字

此言林父既逐其君雖懼罪不足免責何爲又以戚畔也左傳

古本本作而又何以畔與史記同賈氏所見本尙然後世書有

訛文以畔二字或有脫誤妄者遂據下文而可以樂乎詞例改

爲而又何樂此均當據史記改正者也又襄二十九年晉國其

萃于三族乎吳世家同而十二諸侯年表及韓世家均作晉政
卒曰韓趙魏晉世家亦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趙世家復謂
晉國之政卒歸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是萃當作卒卒之
言終言晉國將竟于三家也卒萃古通故或作萃漢服虔解萃
爲集疏矣莊八年誅屨于徒人費齊世家作鞭主屨者第第費
古通主屨者即徒人蓋傳文本作屨人字有殘脫後人誤書爲
徒蓋屨脫尸旁樓字右旁亦稍脫故爾致誤周官有屨人此其確證近儒王引之改
徒爲侍疏矣莊三十二年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
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魯世家曰斑長說梁氏女往觀圉人犖

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是講本作觀故史公訓爲說詩唐風見此邈觀毛傳云觀說

也也觀于梁氏女爲句與烝于齊姜及私于季氏同例公子觀之爲句公子即子

般蓋子般于雩祭之時見梁氏女而說之時過其家觀之者即
往觀于梁氏也與之戲者即與梁氏女戲也自後世誤觀爲講

杜氏遂以講為肄而以女公子為句訓為般妹誤矣若是之屬均宜據史公古誼以求左傳故本之舊又如襄二十九年非禹

其誰能修之吳太伯世家修作及修及義不相近則修字當係

倬字說文倬疾也倬為古逐字易其欲逐逐劉表本作倬倬是倬疾也倬與脩近故偽作修實則當作倬字有汲汲之義國語注曰及追也公羊曰及猶汲汲也故倬可訓及猶言非禹誰克

追步其跡也昭元年日尋干戈晉世家作日操尋操義不相近則尋

字當係摻字尋參古通詩毛傳云摻擊也廣雅云摻操也是摻操古係通字故史公以操代摻又方言云擣取也

此字不見于說文殆亦操字之異體蓋參尋與操均一聲之轉也文七年宣子與諸大夫皆患

穆嬴且畏偪趙世家作畏襲誅則知逼當作伏晉世家亦作畏

人不伏其轅故書作偪此伏偪古通之證說文伏司也司即同

字同為替義與襲字義同畏伏者畏有伏甲也猶今人謂伏軍

號曰埋伏也故史公昭十三年好學而不貳楚世家作不倦則

以襲誅二字代之昭十三年好學而不貳楚世家作不倦則

知貳當作貳荀子脩道而不貳貳之則喪貳則疑惑王念孫均

不爽之差義故史記訓為不倦若昭十三年後者劓楚世家劓

作遷則知劓當作縶此餘杭章氏說以為縶藥古通僖五年不

慎置薪晉世家慎作就則知慎字即誠成誠古通成就僖二十

八年天實置之晉世家置作開則知置當作植植有不獨遺民

襄二十九年當改民風吳世家多上人桓五年當改犯長鄭世也上合

字又哀十四而請于伯姬衛世家作倩以惺母為妻則請字乃

倩字之訛矣請倩皆從青聲古字通用倩為美義亦為僻匹之義倩于伯姬者即匹于伯姬之義也不得謂史記

異左傳桓十八年而轅高渠彌鄭世家作渠彌亡歸則轅乃還字

之訛矣還轅皆從豐聲古字通用後昭十三年棄疾使周走而

嘽楚世家作使船人則周字當作舟周舟古通如詩舟人之子

嘽者即使舟人走而嘽也襄七年子駟使賊夜弑僖公鄭世家

作使廚人藥殺則夜字當作藥夜藥音近必係左傳傳寫之誤

若是之屬均可據史記所易之字以證左傳之古訓並可證今

本文字之訛是宜闡明其誼以昭史公訓故之精並證東漢諸

儒之失庶與穿鑿之學不同

一古文字多獨體且多假借故左傳所存之文有明係古文者

後人不知古文通假之例望文生訓若是之屬均宜取史記所

改之字用為正字如史記以芥雞羽魯世家釋介雞昭二十五年則知

介即芥字賈注以盟主吳太伯世家釋明主襄二十九年則知明即盟字

杜注云明君失之以儉而易行同上釋險而易行同上則知險即儉字以劫

魯世家釋去哀二十七年欲則知去即劫字以傳晉世家卓子而

之釋輔僖九年則知輔即傅字以賓之南海楚世家釋海濱宣十年則

知濱即賓字以尸處楚世家釋白公之死哀十六年則知死即尸字蓋

介明去諸字即係芥盟劫之古文而險輔濱死諸字古文亦與

儉傅賓尸通用是今本所存之字仍未失古文之真惟論其本

字則當以史記所改者為正耳至于舍史記所改之字別生他

訓則失古文之真矣故後儒之訓均當視其合于史記與否以

左 倉 外 集 司馬遷左傳義字例 九

定從違庶不失左傳古文之旨

一史公述左傳既以訓詁之字釋本字復增字增詞以足傳文之意而加以推闡數例以外復有確指傳文而釋之者其例有三一曰確指其義隱元年莊公寤生鄭世家釋之曰生之難也昭三年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齊敬仲世家釋之曰其收賦稅于民以小量受之其粟與民以大斗其皆確指其義而釋之者也二曰確指其地隱八年載鄭伯易許田事周本紀釋之曰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

又魯世家君子譏之即釋傳文不祀太山也之義

僖八年

白翟赤翟匈奴傳釋之曰晉文公攘戎狄居于河內圍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莊三十年山戎匈奴傳釋之曰燕北有東胡山戎莊二十八年蒲與二屈君之疆也晉世家釋之曰蒲邊秦屈邊翟又僖四年次于陘楚世家以陘山釋之昭十三年城外楚世家以方城外釋之此皆確指其地而釋之者也三曰確指其

人桓十一年三公子皆君也鄭世家釋之曰所謂三公子者太

子忽其弟突次弟子豐也足證三公子中有子忽而無子儀此

史公釋左傳人名之正例又如僖四年蔡姬管蔡世家指為繆

侯女弟僖二十三年蠶妾晉世家指為齊女侍者文元年江芊

楚世家指為楚成寵姬蓋楚聚同姓即公羊所謂楚王妻媚也

為嫁于江僖十年七輿大夫晉世家以為不鄭黨推之勃鞞即

者恐非五年寺為蒲人晉世白公為鄢大夫伍子胥傳若楚世誤原瑕為

鄭厲叔父鄭世叔詹為鄭伯弟鄭晉世此皆確指其人而釋之者

也又如其左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至鄢陵欲盡去諸大夫

曰厲公多嬖外嬖左姬右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也昭三

是外嬖即嬖姬左姬右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也昭三

年燕簡公多寵嬖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

之外嬖燕世家曰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比以殺公

共誅姬宋梁氏史記志疑以姬字當作臣錢氏大若是之屬均

宜詳為甄錄加以引伸魯人共隱元年不書即拉攝也魯世家曰

左 倉 外 集 司馬遷左傳義序列 十

傳文之例蓋釋攝字爲攝政也此類亦宜詳采以正東漢諸說之訛

一史公述左傳有增詞以擴傳文之例復有釋義釋地釋人三例自是以外有補傳文記事之缺者蓋左傳一書雖本百二國寶書然所記之事亦有從簡省者故公穀二傳亦兼詳左傳未載之事而國語各書益足補左傳之缺史公生于西漢多見故書故凡左傳記事簡約者採他書以補其缺使傳義益明此即伏生尙書大傳之例也如宣十七年郤子登婦人笑于房左傳未言其致笑之故晉世家釋之曰使郤克于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客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以郤克爲僂以婦人爲頃公母而婦人笑房之故顯然矣桓十八年丙子饗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世家釋之曰齊襄公饗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齊世家亦曰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

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以彭生爲力士以拉殺及摺脅

釋公薨

又乘公之乘即扶掖之義亦即史記之所謂抱也

而魯侯薨車之故顯然矣或謂

史記此說兼采二傳不知二傳記事本有補左傳之缺者如田

敬仲世家叙陽生之立孔子世家述墮都之言亦兼取公羊蓋

僅采其事而非用其師說也又文十四年齊商人弑舍齊世家

作即墓上弑齊君舍文十八年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齊世家

作懿公車上置竹中桓十七年高渠彌弑鄭昭鄭世家作與昭

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莊十二年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宋世

家作牧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

此兼采公羊

均即左傳

所叙之事以補其遺非惟足與傳文相發明也並足作左傳注

文之用又如襄二十三年傳欒盈之畔爲一事齊侯伐晉別爲

一事而齊世家則言齊莊使盈爲內應以兵隨之隱四年傳記

衛州吁合陳蔡宋伐鄭僅言修先君之怨而衛世家則言州吁

自立爲鄭伯弟段欲伐鄭按之情勢密相符合史公記之所以使傳文明顯不得謂史記所言異於左傳也若桓二年哀侯啓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於陘庭而晉世家則言晉侵陘庭陘庭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於汾旁按傳文雖無陘庭謀於曲沃事然啟陘庭之田當作侵略陘庭解陘庭南鄙鄙字古圖字圖即謀也蓋陘庭處曲沃之北南謀即係與曲沃謀三年次于陘庭即係陘庭與曲沃聯合此以與曲沃謀四字闡傳文之義者也定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爲政魯世家作齊伐我取鄆以爲魯陽虎邑以從政蓋左傳不言取鄆事史記不言歸鄆陽關事蓋齊先取鄆後復歸魯以爲陽虎邑史記因傳文漏言取鄆故以伐我取鄆四字補其缺其不言歸鄆者以其事已著于傳不待縷述也故自有史記而左傳所誌之事始首末畢具若左傳載惠公元妃孟子

一節僅言仲子歸於我而魯世家則曰賤妾即釋側室聲子生子息

息長為娶於宋宋女生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

為夫人此事雖為左傳所未載然傳僅言歸於我則諱言之義

隱寓於詞史記此文足補左傳之微義觀隱二年夫人子氏薨

穀梁以為隱之夫人所以然者必係仲子有始為隱妻之說故

穀梁筆之於書足證史記記事之實矣又如昭三年陳氏雖無

大德而有施於民齊世家作以公權私有德於民隱三年州吁

好兵公弗禁衛世家作公使將此非史記與左傳互異也蓋博

採他籍以補左傳所未言援是以推有左傳僅記其事而史記

兼載其言者如富辰死難之言周本紀晉獻伐虢之言晉世家酈姬

說申生之言同上是也有左傳僅述其事而史記並述其故者如

子臚不欲會齊由于有隙鄭世家是也此皆足補傳文之缺昔孫

氏星衍輯春秋集證凡春秋事迹見于諸子百家者猶廣加採

輯況於史公之書若是之屬尤宜詳載仿阮氏元詩書古訓之例附於左傳原文之下以爲參考之資

一漢儒註左傳者鄭賈服穎皆生東漢去古漸遙已多讐說征南集解更無論矣故釋傳之書其精確均遜于史記非獨訓故已也後人見史記之說與漢晉注文不同遂謂史記與傳互異至加以謗訕此實巨謬之論也蓋史公述傳均係古訓得傳文之真後儒望文生訓反失傳文之意凡與史記互異者均可據史記以正之若據後儒注文以正史記可謂是非倒置者矣如莊八年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齊世家云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于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此史公釋傳文之詞雍林人嘗有怨于無知即傳所謂虐于雍廩也

猶言行暴虐于雍廩之地

雍林人襲殺無知即傳所謂雍廩殺

無知也增一人字而雍廩之爲地益明

傳不言人者與晉殺其大夫某某楚殺其大夫

某某同例昭十一年齊渠丘實殺無知渠丘即雍廩至賈氏以雍廩

為渠丘大夫則以雍廩為人名非矣宣二年華元殺羊食士其

御羊斟不與下文君子謂羊斟非人也詩所謂人之無良其羊

斟之謂乎鄭世家曰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而十二諸

侯年表云華元以羊羹故故陷于鄭宋世家亦曰華元之將殺

羊以食士其御羊羹弗及是羊斟即羊羹證以淮南繆稱訓云

而宋國危呂覽察微篇云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則羊斟非人

名益明蓋華元之御即叔牂叔牂名羊傳文當作其御羊羊斟

不與下文當作君子謂羊非人其羊之謂特上句脫羊字下文

妄增斟字以致文義不明至鄭衆杜預竟以羊斟為人名非矣

僖四年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曰太公于齊

兼五侯地是征即秦于是征晉河東之征非征伐之征言齊地

兼有古代五侯九伯之封而征其賦斂也證以班書諸侯王表曰太公子

齊亦五侯九伯之伯

其義益明蓋齊地兼五侯九伯正與周官侯封方四

百里略合

另有考

後儒不察以五侯爲五等之侯以九伯爲九伯

之伯失其旨矣昭二十七年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事

其若我何吳世家曰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

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困于楚而內無骨骸之臣是其若

我何刺客傳略同是母老子弱係極言王僚不足懼非設諸以

母子託光也後儒不察以母子爲設諸之親族失其旨矣又如

僖二十三年比二十五年猶如是而嫁則就木矣晉世家則曰

犁

即古比字

二十五年吾冢上木大矣是就木指冢樹成就言若杜

氏以就木爲將入木

即入棺

後儒沿之其說疏矣僖二十三年乞

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晉世家作野人盛土器中進之是塊爲

土器之名野人以食置土器故重耳怒其不恭若韋氏國語注

以塊爲璞後儒沿之其說誤矣自是以外若燕世家言與宋衛

共伐周惠王立惠王弟頹則莊十九年燕人伐周明係北燕十二

年執燕仲父亦然足證杜注燕為南燕之謬晉世家成公伐秦虜秦將

赤則宣七年晉人獲秦課課即史記之赤係秦將之名足證釋

文以課為間之非若是之屬均宜引伸其義以證後儒立說之

訛不得據後儒述傳之詞以斥史公之誤又如僖二十四年不與厲公爵鄭世家作

爵祿可以證後儒訓爵為器之非餘可類求

一史記述傳有似與傳意相違實則仍與傳相合者非深思莫

克知其意如襄十年子孔當國為載書以叙位聽政辟鄭世家

則言子孔又欲自立似與傳意不同不知史公蓋解辟為君解

位為立位古文本作立以叙位聽政辟即按次而立為聽政之君也故

子產以為專欲此左傳之古誼也文元年且掌環列之尹楚世

家作掌國事似與傳意不同不知史公蓋解尹為治為握事之

稱說文環列者猶言邦域之中猶言邦域之內也周掌環列之尹即周

左義外集司馬遷左傳義序例十四

官所謂掌邦中之治故史公訓爲掌國事此亦左傳之古誼也
僖二十八年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晉世家作
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似與傳義不同不知史公以軒爲婦
女之車與閔二年歸夫人魚軒之軒同不以乘軒爲大夫也若
毛詩小序以候人爲刺用小人毛傳解三百赤芾亦以大夫解
之別爲一誼史公之說亦左傳之異誼也均不得執爲非釋傳
之詞又如桓五年傳陳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六年經蔡
人殺陳佗莊二十一年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是左傳未嘗言佗即五父亦未嘗言佗非厲公桓十二年陳侯
躍卒亦未言其何諡更未嘗言其即厲公陳杞世家云桓公弟
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
厲公厲公二年生子完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免
之三弟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

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田敬仲世家略同是五父爲太子免之黨蔡人爲佗殺之佗即厲公爲敬

仲之父後亦爲蔡所殺事見公羊史公蓋兼采之躍爲利公別爲一人非厲

公即躍史記所叙甚明惟據左傳佗立僅二年躍蓋立七年史記所言之年稍誤未嘗與傳

文相牴牾也譙周等乃謂春秋傳謂佗即五父世家與傳違蓋

以五父即佗傳皆言其爲蔡所殺而佗及利公即躍皆爲蔡人所

立誤一爲二遂謂左傳之文本然以議史記則是以己意測傳

文耳左傳襄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二十五年經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襄三十一年巢隕諸樊二十八年傳吳

勾餘與之朱方二十九年經閻弒吳子餘祭昭十五年經吳子

夷末卒二十年言伐楚之利于州于二十七年經吳弒其君僚

傳言吳公子光曰我王嗣也又言使專設諸抽劍刺王是光僅

有我王嗣也一言若光爲夷昧子則于左傳無明文史記吳太

左 倉 外 集 司馬遷左傳義序列 十五

伯世家曰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

即

次日餘祭

即

次日餘

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

子諸樊攝行事當國十三年王諸樊卒

未嘗言為楚射死係史記之疏

有命授

弟餘祭

即左傳餘

十七年王餘祭卒

據左傳所弒此史記之誤

弟餘

昧立四年王餘昧卒

據左傳餘昧當立十七年此史記之訛蓋史公誤以立四年為餘昧立十七年為餘

祭也或係傳寫之訛

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又云公子光王諸樊之子也

又載公子光言我真王嗣當立遂弒王僚又刺客專諸傳略同

是僚為夷昧子光為諸樊子光言我王嗣者言己之父為壽夢

長子也史記所言亦非與傳文相悖乃服注以光為夷昧子僚

為夷昧庶兄

索隱以為服本公羊實則公羊僅言僚者長庶也未嘗以為壽夢之長庶服說蓋本世本

近儒

惠氏棟遂以史記此節不與左傳合此亦以己意測傳文也

謂史

記不與世本合可謂之不與左傳合確無明據

又楚世家云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

使公子光伐楚吳太伯世家同則昭二十三年之太子諸樊即

係公子光蓋光襲父號故亦稱諸樊此為過子以其為過長子

故曰太子諸樊非史記異于左傳也田敬仲世家云田成子與

監止為左右相監止幸于簡公又曰子我者監止之宗也常與

田氏有隙田氏疏族宗人豹事子我又云子我出亡田氏之徒

追殺子我及監止則哀十四年之子我與闕止別為一人蓋我

為闕止宗人故我與監止俱為闕氏後儒遂誤為一人亦非史

記異于左傳也若是之屬均宜用史記之說以證左傳本文不

得據左傳注文之說以為傳義本然遂別史記所言為異說又

吳太伯世家越世家均言越王滅吳誅太宰嚭吳世家復言以為不忠而哀二十六年又言因吳太宰嚭納賂蓋誅訓為責乃

責嚭不忠後復進用非殺其身也不得此非立異於前儒蓋以

謂史記異于左傳若是之屬均可類推

闡明古義為主固當爾也

一史記之述左傳也非惟述其事抑且述其義蓋左氏微言奧

誼恆寓于論事之詞故史記之中兼述左氏論事之詞以為推

闡微言之助如宣二年載孔子論董狐趙盾事晉世家同其說

左傳僖二十八年引孔子論晉文有王事晉世家亦略與相同

文六年載君子論秦穆殉葬事

秦本紀采其文又君子論宋宣之說載于隱三年而宋世家采之君子論荀息之語載于僖九年而晉世家掇之君子謂祁奚不黨亦見于襄三年晉世家所載與彼略符此皆史公論史折衷左傳之證也又如桓二年傳以取郟鼎爲非禮魯世家亦曰君子譏之成二年傳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宋世家亦曰君子譏華元不臣襄五年載君子論季文之忠魯世家亦云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廉即指無私積言文元年傳言閏三月非禮歷舉先王之制曆書亦曰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序則不遷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邪傳作于終序則不悖此亦史公述左氏大義之證若是之屬均宜詳采附錄傳文之後以證史公稱左傳爲春秋並足徵君子曰

以下之文非劉歆所增益即左氏微言奧義亦或於是可窺矣

一史記載言誌事有與左氏意同語別者如郤至之諫班師世晉

家與成十六年所載語別楚莊之言赦鄭楚世家二年所載語別無極之讒楚

建楚世家十年所載語別趙衰之答秦穆晉世家十三年所載語別衛臣之

對懿公衛世家二年所載語別子揮之說魯隱魯世家一年所載語別夫槩

之論伐楚吳太伯世家四年所載語別屈射之論與粟魯世家四年所載語別

是也又伍子胥傳載伍尚告子胥之言與昭二十年所載均義同

而語此係史公約左傳之義而稍易其文又有與左傳所記稍

殊者如晉悼語晉臣之言晉世家十八年所載隨人謝吳王之語楚世

家與定四年所載殊富辰諫襄王親狄周本紀十四年所載晏子對齊侯

禳星齊世家十六年所載殊是也此係史公據左傳之事而兼採他

書蓋旁採異說為史公述左傳家法均宜詳載其說以證異同

一史記一書有非述左傳之詞而其語與傳文相證明者如左

傳昭二十八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
姓之國四十人而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武王成康所封數百
而同姓五十五所謂五十五者即總括十五四十二數之詞也

此可證明傳誼又夏本紀贊之斟灌斟尋夏本紀陳杞世家之

英索隱云又黥布傳贊云英布者其先豈春
或作蓼六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均與左傳相證

明不獨季文對宣公之語見于五帝本紀已也又昭八年舜祖

之幕即五帝本紀之勾望望幕雙聲昭八年虓祁之宮即樂書

施惠之臺樂書云晉平公置酒施惠之臺施惠或作慶祁史記正義施與弛同弛字

重文作號虓號通用若是之屬均宜引史記之文以擴傳文之

說是亦引史解經之例也

一公羊解經多左傳固有之例惟左氏未筆之於書如五始譏

世卿譏二名左氏家均有古說其明證也史記之中間有論春

秋書法者如趙世家曰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

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邯鄲畔田敬仲世家曰陳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此二誼者雖與公羊多符然必左氏家相傳之誼與公羊同如五始之屬或其誼見于鐸虞之書爲史公所親見或係張賈述傳之旨爲史公所聞故引爲春秋之誼不得謂史公所言僅本公羊也若是之屬均宜錄史記之文附于左氏經文之後以闡已絕之微言

一史記記春秋之事雖以左傳爲主然亦旁采雜說即與左傳相異亦采之以擴異聞此即周本紀兼采文王受命說魯世家兼采周公出奔說之例也如吳晉世家言吳晉爭長事與哀十一年略同而仲尼弟子傳則又言晉人大敗吳師事此必他籍所錄之異聞也吳太伯世家言季札聞孫林父鐘聲與襄二十九年同而衛世家則又言林父擊磬事此亦他籍所錄之異聞史公互錄其事以待折衷此一例也晉世家兩舉介推之詞義

實相近蓋左傳以爲晉文頒賞後所言他籍以爲渡河時所言
史公並載其詞義主存疑此又一例也宋世家論宋宣讓弟事
既載左傳知人之語而贊文復用公羊宋禍首宣公說蓋以公
羊之誼亦有可稱故附之贊文中此別一例也以上三例其與
左氏同者固當採錄即與左傳異者亦另行鈔錄以證異同並
于史記所載異說詳徵其所出以判從違

一史記之中有總括左傳之事者如天官書言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
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主命太史公自序云春秋之中弑君
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能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此
皆史記據春秋古經以稽其數也非據公穀今文經

如公穀經
弑君僅三

十五惟左傳經
三十六此其證

其用左氏之誼無疑若是之屬宜于本書之末
別爲一卷取史記總括傳事之詞詳加解釋兼可匡後儒釋例

之訛

一史記之中有通論左氏大義者司馬相如傳贊云春秋推見至隱此即用成十五年傳春秋之志隱而顯之說也太史公自序曰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此即用成十五懲惡勸善昭三
十一年善人勸淫人懼之說也自序又云褒周室此與公羊家
王魯新周之說昭然不同又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而左傳
一書以禮爲例以禮與非禮定褒貶則均左氏之大義無疑若
匈奴傳贊云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定哀之際則微似用
公羊之誼不知左傳一書所載之例亦詳于前而略于後則此
亦左氏固有之誼又自序云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雖用
公羊之語然與吳起論五始亦多相符則反正之說或亦左氏
相傳之義與譏世卿諸例未著于書者相同安得謂之非左傳
誼哉若是之屬宜于本書之末別爲一卷舉史記通論左傳之

詞證明其旨以闢近人左氏不傳微言之非

一史記一書其記事編年固有與左傳殊異者如左傳周以陽

樊諸田與晉係僖二十五年春事賜文公珪鬯弓矢命爲伯係

二十八年事

晉世家同

而周本紀則曰晉文納王殺叔帶襄王乃賜

文公珪鬯弓矢爲伯以河內地與晉

此合兩事爲一事

左傳哀十二年

公會吳于橐臯係夏時事衛侯會吳于鄆係是年秋事而吳太

伯世家則曰吳召魯衛之君會于橐臯

此合兩事爲一事

又晉世家孟

明伐晉報殺之敗取晉汪而歸據文二年傳孟明伐晉無所取

是冬晉取秦汪汪爲秦邑非晉邑也史記則合二爲一

或取晉汪係晉

取汪之訛蓋誤以秦邑爲晉邑也齊世家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

公許與魯會盟于柯據莊十三年傳會柯爲一事滅遂別爲一

事蓋史記誤以滅遂爲魯獻遂也魯世家季友聞之自陳與潛

公弟申如邾據莊三十三年傳季友奔陳閔元年還魯二年由

魯奔邾蓋史記漏其反魯之事也晉世家趙盾以車八百乘平

周亂而立匡王據文十四年傳趙盾以車八百乘納邾捷菑為

一事平王室又為一事蓋史記誤以率車八百乘為平王室事

而漏伐邾之事也此皆誤兩事為一事之例又晉世家載秦穆

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繼言且吾聞箕子見此例於史記

唐叔之初封云云據左傳所載則史記合二為一

為最多如魯世家云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誦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

責禮乃止吳太伯世家曰至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

先王未之有吳不可卒與之此為一事即世家所謂徵百牢也

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言及泰伯治周禮及斷髮文

身此別為一事蓋史記此例以外有記事與左傳不同者如昭

合兩者為一餘可類推

二十二年王子猛卒周本紀則言猛為子朝所殺昭二十六年
子朝奔楚周本紀則言子朝為臣昭二十七年吳掩餘奔徐燭
庸奔鐘吾吳太伯世家及伍子胥傳則言二人以兵降楚宣十
七年言晉執齊晏弱等弱等逸歸齊世家則言殺齊使四人僖

三十年言衛殺公子瑕衛世家則言瑕出奔成十六年言子反自殺楚世家則言王射殺子反定四年言盜攻楚王擊以戈楚世家則言射傷王桓十五年言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鄭世家則言戮之于市宣十三年言先穀召赤狄伐晉晉世家則作穀奔翟與謀共伐晉哀十三年言黃池之會吳晉爭長卒先吳人

晉趙世家均相同

吳太伯世家則曰乃長晉定公

與國語合

哀十七年言

衛莊公奔入戎州已氏爲已氏所殺衛世家則僅言襄公出奔此皆記事之殊者也有事同而人名不同者如左傳僖二十五年狐偃說晉侯納王晉世家作趙衰僖二十八年屠擊將左行晉世家作先穀僖三十二年杞子以鄭情告晉鄭世家作司城繪賀是也有事同而地名不同者如昭十三年之棘闔楚世家作釐澤定十四年之樵李吳太伯世家作姑蘇是也復有以二人爲一人者如晉世家以靈輒卽示昧明爲靈公之宰夫是也

有以一人爲二人者如陳杞世家以陳悼太子爲師以偃另爲一人是也又如周本紀言敬王十六年敬王奔晉趙世家載屠岸賈等攻趙氏均左傳所未載即所載之事悉同左傳亦有年月不符者此非後世傳寫之訛即係史公另有所據或竟係史公記事之疏亦不必深爲曲諱蓋史公述左傳覃明訓故是其大功記事偶訛是其所短若是之屬亦宜證彼同異以匡其違一矯墨守之失

一左傳一書訓故當宗西漢史記而外若賈誼新書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以及班書所載劉歆說均可證明左傳古誼俟斯編告成後即推斯例以治他書庶西漢古文絕學不致湮墜

辭告親鄰以謙禮國以節制書惠西夷古文強學不...
澤以修文勤以夏惠書也...
一古書一書...
一書...
一書...

大...
公...
民...
皇...
天...
官...

書春秋繁露止雨篇後

繁露止雨篇乃董子相江都時所布令文也其云書十七縣八

十離鄉者十七二字迺二十七之譌漢書高帝紀云六年韓王

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史記荆燕世家索隱云東陽即臨淮鄆郡地理志云丹陽郡故鄆郡吳

郡五十三縣史記荆燕世家作五十二城二字誤立劉賈為荆王又吳王濞傳云

王三郡五十三城所云五十三城即賈封東陽鄆吳之五十三

縣也景十三王傳江都易王非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

地理志云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州當十一當作十二年更屬吳

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又云江都易王

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鄆郡而不得吳志於會稽郡下又言景帝四年屬江

都者蓋初封之時有之後則屬漢觀武帝建元三年是江都所已遣嚴助發會稽兵則會稽不屬江都當在武帝前

轄即荆吳故壤惟少吳郡吳即會稽據漢志所誌會稽轄縣數

計二十六今於五十三縣中減除其數所餘適為二十七此即

江都所轄縣數也按漢志廣陵轄縣四丹陽即故鄣轄縣十七縣

僅二十一今云二十七蓋江都境域與廣陵殊江都兼有故東

陽地與荆吳同至武帝元狩時始分設臨淮別於廣陵國而外

臨淮郡二十九縣荆吳江都蓋得其六故荆吳之城五十三江

都不得吳數減二十六若作十七則與分封之域不合矣

漢志廣陵國領縣四丹陽廣陵臨淮東陽

臨淮郡領縣二十九

立隱賈益陳王又吳王翳封云

十縣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

公羊解詁誤字

桓元年傳解詁古者天子邦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如他國至竟而假途也

案遠郊五百里當作遠郊百里藝文類聚三十九引白虎通

云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字裕

謹案此文見御覽五百三十八類聚無詩魯頌疏爾雅釋地疏又引白虎通云

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今文家說均以王畿百里內為遠

郊援是以言知解詁五字確屬衍文矣王制郊外有遂若遠

有遂乎

桓四年傳解詁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三

案士三明監本作十二當據改禮記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

豆偶三為奇數與禮不符禮經士冠禮再醮二豆士虞禮獻

祝亦兩豆是其證

宣十五年傳解詁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于小學

案此文當作其有秀者移于鄉句學于庠句今衍鄉學之秀

者五字及移字知者漢書食貨志云於里有序而鄉有庠白

虎通義辟雍篇云鄉曰庠里曰序明庠即鄉學非鄉學與庠

為二也又解詁所云校室冢上里為校室言校室即序謂由

里序移學鄉庠也食貨志又云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八歲

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

知朝廷君臣之禮此小學大學均謂里序也其有秀異者移鄉

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小學此小學謂諸侯國與前小學異彼

文庠下兩序字亦均衍文前文已言序室又鄉庠里序有明文知鄉學不得並稱庠序當

據此文校訂所云移鄉學于庠則當援彼訂此也

昭二十五年解詁諸侯朝朝服夕深衣立端以燕裨冕以朝天
子以祭其祖禩

案裨冕以朝天子據覲禮及玉藻裨冕以朝言惟玉藻復云

立端以祭疑以祭其祖禩上當挽立端二字抑或何氏之意據覲禮釋幣于

禩用裨冕知祭祖禩亦用裨冕其玉藻立端以祭別屬小祭祀若然則此注似無挽文 陳疏讀天子以

祭其祖禩為句大非

祭其肺而設以大夫

祭其肺而設以大夫謂以肺而設以大夫也刺蒺藜天子以

支以謂以支以祭其肺謂以支以祭其肺也王當其支謂王當其支也二宰謂二宰也

祭其肺以時天子雖雖又至其將祭以時言辨注義也

子以祭其肺謂以子以祭其肺也之禮謂之禮也其有方異者謂其有方異者也

以之十五平禮而祭其肺也謂以之十五平禮而祭其肺也祭其支謂祭其支也以燕將祭以時天

無也父對信也謂無也父對信也云云謂云云也學于朝謂學于朝也當對辨信也謂當對辨信也

達巷黨人考

論語達巷黨人鄭注以達巷為黨名集解史記孔子世家更其

文曰達巷黨人童子又漢書董仲舒傳載對策曰臣聞良玉不

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顏

注引孟康曰人項橐也與史公所云童子詮訓嘿孚前人所

項橐事始於閻邱印甘羅新序雜事五載印說齊王曰秦項橐

生七歲為孔子師國策秦策五載羅說文信侯曰夫項橐姚本誤

據鮑本改生七歲而為孔子師史記甘羅傳同無而惟索隱本夫作

大釋之曰橐音託尊其道德近刊或故曰大近本均作故曰項

云續史記作大項橐司馬貞音託尊其是項橐或曰大項橐漢

儒以項橐釋達巷黨人者則以大項即達巷轉音知者杜臺卿

玉燭寶典四引清潔法行經云幼而敏悟大項是也又引關尹

內傳云大項顏淵非無小舛俱曰聖童杜氏釋曰大項惟史記

甘羅云大項橐七歲爲孔子師論語達巷黨人者鄭注達巷黨名董仲舒對策云良玉不琢無異於大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

注云大項橐也嵇康高士傳乃言大項橐與孔子俱學於老子

俄而大項爲童子推蒲車而戲孔子候之遇而不識問大項居

何在曰萬流屋是

文選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作詩注引高士傳作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是也

與杜引略同又引注云與萬物同流匹也蓋萬流屋釋詞

到家而知向是項子曰交之與談

除是五經家語更無出家故指陳幼叡以標其美據杜氏所引

是史記故本作大不作夫漢書董傳亦作大巷今作達巷乃後

儒所更孟注大項橐今本易大爲人尤爲乖舛竊以論語達巷

董生所據達亦作大考之說文辵部達字重文作达又羊部牽

字注曰從羊大聲讀若達是達大聲近古通周禮春官典同職

曰達聲羸後鄭注曰謂其形微大也是二字誼又近符且項巷

兩字古亦同部淮南子精神訓曰瀕濛鴻洞文選長笛賦則曰

港洞坑谷港頌互通即項巷同字之例呂氏春秋慎行論相與

私闞高注曰闞讀近鴻鴻疑緩氣言之亦旁徵也漢儒覃精音

訓故據達或作大之本以達巷即大項蓋橐為其名字或達巷

則以地為氏言有轉歧則為大項陶弘景真靈位業圖第三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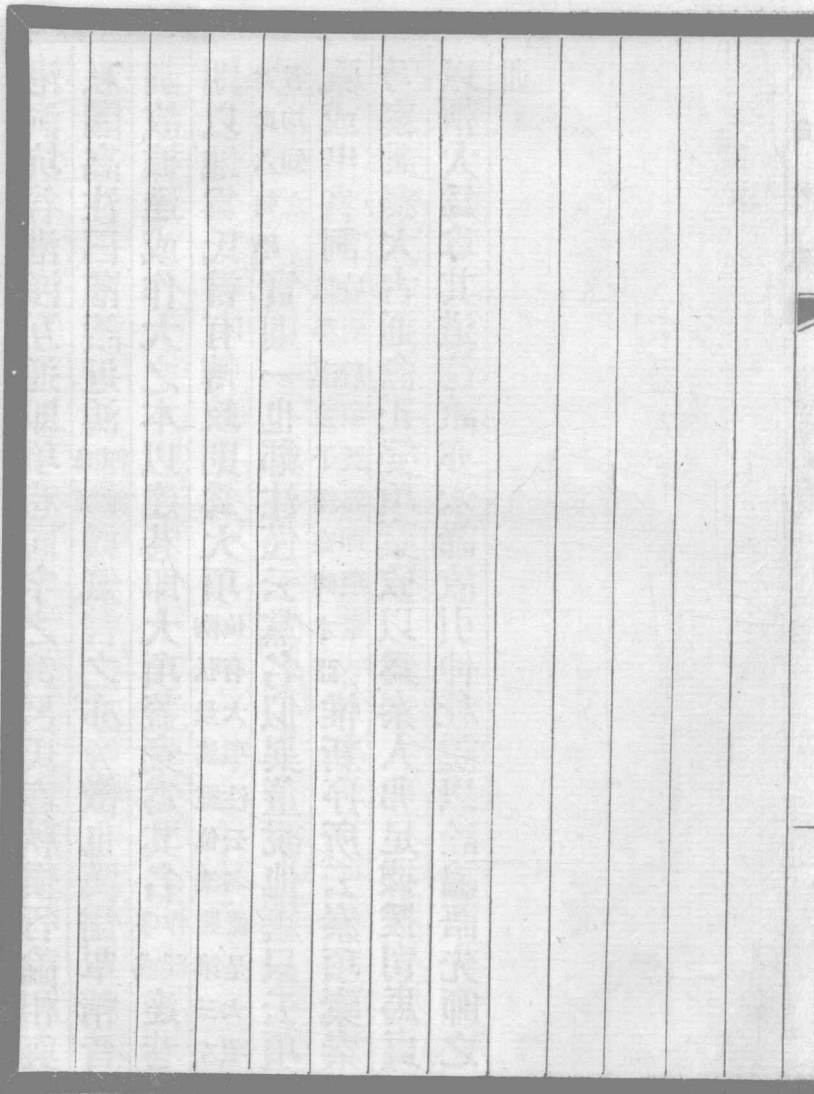
為氏六朝學者均知之實則一也鄭注僅云黨名似異董說他籍只云項

橐或出省詞隸釋漢童子逢盛碑才亞惟新序所云秦項橐秦

乃秦訛秦大古通俞正燮項橐攷以為秦人弗足據援司馬貞

以稱大為尊其道德誼亦未諦故引伸杜說以詮論語先師之

訓



劉向撰五經通義五經要義五經雜義辨

漢儒論石渠之書班志所著錄者書禮春秋論語各有議奏爲篇一百三十七自注均云石渠論別有五經雜議爲篇十八伺孝經爾雅間注與上同後先互勘則議下掇奏字蓋誼於專經靡所麗斯之爲雜說雖不滯於一經體則弗殊於議奏又觀范書蔡邕傳載邕封事云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今攷白虎論經刪集議奏別爲通義持以相衡則石渠各議奏凡帝制所趨亦應別集爲書證以蔡言則彼書亦名通義惟目爲班志所弗臚說爲後儒所弗稱撰集之人今亦靡稽至於隋唐惟石渠禮論書存四卷隋志標爲戴聖撰蓋議奏類五僅存議禮然杜佑通典所采外詞亦鮮徵此石渠經說存佚之大較也若夫五經通義之書據范書沛王輔傳云輔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又鄭眾傳云建武中皇

太子及山陽王荆聘眾欲爲通義曹褒傳云作通義十二篇演
經雜論百二十篇然輔書不標通義褒書弗冠五經至眾書無
成帙更無論矣嗣則晉書束皙傳稱皙作五經通論名與沛王
書符卷帙寡多亦復莫徵隋志經部有五經通義八卷注云梁
九卷有五經異義五卷注云梁十七卷雷氏撰又有五經雜義
六卷注云孫暢之撰是則要義雜義撰述之人各有姓氏惟通
義莫可諗及攷羣籍所援引惟雜義罕見摭擷通義要義佚文
孔續撥通義者肇於劉昭注續志攬要義者基於劉峻注世說
則二書之出前於宋齊李善注文選雪賦又引五經通訓以太
平御覽天部兩引通義證之彼云霜露之凝此云雨雪之凝則
亦同屬一書惟其說非出於石渠其書非成於子政自新舊唐
書藝文志於綜論五經之書有雜義七卷通義九卷要義五卷
均曰劉向撰夫二書卷帙均與隋志略符隋志於要義雜義既

標雷孫二氏爲撰人則與子政靡所涉如曰別屬一書則名爲隋志所弗詳顯出唐儒之贗筆蓋標題之誤撰著之僞二者必居其一焉至於通義一書則通典一百四曾與白虎通義並臚彼語列前此文伺後夫杜氏引書區析時代第次秩然使通義出子政則西漢之書援引必前東漢又通典八十三述喪制云五經通義云春秋說題詞曰大夫曰卒精耀終也卒之爲言終于國也士曰不祿不祿爲身消名章也白虎通曰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崩之爲言憊然僵天下也庶人曰死魂魄去心死之爲言漸精氣窮也又曰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亡不得見不直言死稱喪者孝子之心不忍言也夫通典說禮自引之書恆標某云轉引之書則從其舊詞標以某曰今此文於通義標云於題詞白虎通均標曰則題詞白虎通二書似均通義所引由是而言不惟非子政之書亦且匪曹褒所作蓋書出漢魏

之間說於今文爲近隋志不載作者姓名是其慎也近秀水朱氏經義攷於古籍所引通義以稱緯者屬曹餘均屬劉要義雜義亦均屬劉且以雜義卽石渠雜議歷城馬氏輯佚書知以要義屬雷氏於通義之文蔑別經緯悉以屬劉甘泉黃氏所輯略宗朱說斯均弗稽隋志誤信唐志之失也乃瑞安孫氏旣以唐志雜義屬石渠又疑通義要義二名卽雜義流傳別本不知議之與義爲體本殊議以辨難爲宗義以詮釋爲旨又子政於石渠僅預講論之盛未奉撰集之詔班史具存唐志孤證詎足執乎因思近百載中詮經之士引及通義氏必標劉其於子政誣孰甚焉若逕指爲石渠佚義則所誣將愈甚此辨之功奚可勿施若夫初學記十五引異義鄭聲說刊本訛異爲通長洲余氏援之因以通義屬叔重馬輯通義亦錄彼文誤爲學者所諗知茲不復辨

讖緯論

粵在上古民神雜糅祝史之職特崇地天之通未絕合符受命
乃御宇而作君持斗運機即指天而立教故禱祈有類于巫風
設教或憑乎神道唐虞以降神學未湮玄龜錫禹馭鳥生商降
及成周益崇術數保章司占星之職洪範詳錫疇之文舊籍所
陳班班可考王室東遷卮言日出狸首射侯于洛邑雉鳴啟瑞
于陳倉趙襄獲符于常山盧生奏圖于秦闕推之三戶亡秦五
星聚漢語非徵實說或通靈蓋史官失職方技踵興故說雜陰
陽仍出羲和之職守而家爲巫史猶存苗俗之遺風是爲方士
家言實與儒書異軌及武皇踐位表章六經方士之流欲售其
術乃援飾遺經之語別立讖緯之名淆雜今文號稱齊學大約齊學
多信讖緯魯學則不信讖緯故玉帶獻明堂之制兒寬草封禪之儀卦氣爻

辰京氏援之占易五行災異中壘用以釋書經學之淆至此始

矣乃世之論讖緯者或謂溯源于孔氏或謂創始于哀平吾謂讖緯之言起源太古然以經淆緯始于西京以緯儷經基于東

漢故圖書祕記不附六藝之科漢志列天文学家翼李京注弗列儒林之

傳劉略班書彰彰可據及光武建邦兼崇讖緯以為文因赤制

字別卯金乃帝王受命之符應炎歷中興之運遂謂歷數在躬

實唐虞之符籙陰嬉撰考亦洙泗之微言尊為祕經頒為功令

讖以輔緯緯以正經而儒生稽古博士釋經或注中候之文或

闡祕書之旨故麟經作注何休詳改制之文虎觀論經班固引

微書之說緯學之行于斯為盛夫察來彰往立說誠妄縹不經

而隻句單詞古籍或因文附著試詳攷之得數善焉跡溯洪荒

事窮皇古三王異教見尙書璇璣鈴五帝立師見論語撰考讖九牧則起原軒

帝見論語撰考讖三皇則並列女媧見春秋元命苞七輔各竭其功能見論語摘輔象

四帝各殊其方色見尙書選期授諸書四帝即萬機論所言黃帝削平之四帝非高陽為黑帝少昊為白帝

也 石耳即神農之號

歷見春秋命義和與重黎同功有巢敷治于

石樓夏禹藏書于金匱

皆見遁甲

九龍紀官尊卑莫別

見春秋命歷序

六書製字子母相孳

孝經援

人皇九頭始宅中州之土

尙書璇

燧人四佐亦徵羣輔之賢

論語摘

循蜚合雒紀名列疏仡之前

栗陸柏皇爵位襲庖犧之號衣皮處穴識前民開創之艱

皆見春秋

命歷

石鼓銅刀

遁甲開山圖

溯古器變遷之跡是曰補史其善一也

河圖括地遁甲開山銅柱辨形

河圖括地象

鐵山稽數

孝經鉤

流洲

玄洲釋其名

龍魚河圖

大秦中秦辨其地

河圖玉版

岨夷禹鐵同實異名

尙書帝命驗

赤縣神州居中御外

河圖括地象

天皇被跡地徵無熱之陵

遁甲

開山圖

王母獻環境隔崑崙之闕

尙書帝命驗

州土則域區內外不數

鄒衍之談天

河圖括地象

水泉則性判剛柔

河圖始開圖

已啓夷吾之釋

地恆岱嵩華既辨方而正位河淮渭洛亦思義而顧名

春秋說題詞

凡茲圖籙之遺

尙書璇璣鈴言五帝受籙圖又屢言河圖之用河圖者即古代之輿地圖也

足補山

經之缺是曰考地其善二也鑿度運樞之說推災考耀之文辨

地域之廣輪詩含神霧測星辰之高遠春秋攷異郵地乘氣立春秋元命苞月

假日明春秋說題詞氣觸石而生雲陰激陽而成電見春秋元命苞天圓則

象徵覆載尚書考靈驗地動則義取左旋春秋元命苞三百六旬定時成

歲春秋元命苞七十二候送暑迎寒孝經援神契度密度疏啟周髀步天

之學見春秋尚書刑德考異詞景長景短開土圭測日之先見春秋元命苞及注中

四表四游尚書考靈耀明太空之無極二分二至孝經援神契辨日晷之

遷移莫不甄明度數稽合歷文屈平天問之作詎足相衡張氏

靈憲之書于焉取法是曰測天其善三也縵緯之說訓故是資

禮履則訓近雙聲禮含文嘉民萌則義詳互訓孝經緯又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此古代

下民無學之確證也土力於地日生為星見春秋說題詞即八星出于日球之說以刀守井

日刑亦見春秋元命苞推日合月為易易經緯十一相加是為土兩人相

合則為仁皆見春秋元命苞此即鄭君相仁偶之說所本虫動凡而為風春秋攷異詞禾入

水而為黍春秋說題詞律以六書之學咸歸會意之條若夫分別部

居依類託義律訓率而歲訓遂春秋元命苞義取諧聲王訓往而皇

訓煌亦見春秋元命苞說符疊韵陽為天而陰為地春秋說題詞遺文徵浚

長之書說文用其說水象坎而火象離伏象合義經之卦元命苞云兩人交一

而中出者為水人散二者為火乾坤鑿度云三古火字兩人交一為水人散二為火蓋火字古文象坎卦之形而水字古文亦

象坎卦之形是曰考文其善四也禮名定於黃帝禮含嘉禮經設於文

王禮稽命徵諸書叙郊邱則旁徹禮經叙禘則陰符王制亦見禮徵辨

物舉四夷之樂樂緯賞功詳九錫之文禮含嘉文千雉百雉異其規春秋

緯外屏內屏殊其制禮緯鼎俎則詳其度數春秋緯旗物則辨其等

差禮含嘉文觀闕為懸法之區禮緯靈臺即望氛之地易緯及禮緯分土列

爵立制隱合於公羊春秋元命苞云周爵五等殷爵三等按畝授田陳說迴殊於

孟子樂緯謂九夫為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以外二推之稽十畝以為八家井竈廬舍與孟子之論井田不同

三統之歷春秋感精符正五刑之名尚書璇玑鈴二穆二昭制詳七廟春秋

左倉外集 鐵緯論 三

元命 四望四類典異六宗禮稽 梁父太山刻石不忘紀號詩含

及孝經 明堂崇屋祀帝即以配天尚書帝 莫不制徵四代典溯

三王是日徵禮其善五也若夫情由性生孝經援 仁從愛起春秋

元命 以敬勝怠尚書帝 以義強躬論語撰 漸蘭漸鮑亦論語 證

孔門習遠之言太素太初孝經鉤 近老氏真空之旨凡茲粹語

足輔九流推之禮詳卉服春秋命 地測溫泉詩經緯 橫行為蠻

豹之書見詩含 畫象別古初之制孝經鉤 數止於五至六以上

皆互乘易河圖數云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同道三與八為朋四

互乘之法氣成于三與九相推無所戾春秋元命苞云陽氣成

釋江都汪氏證計六經之尺度孝經鉤 辨百體之殊名春秋元

律則溯其起源見樂汁 五穀則稽其名義春秋說 陽墟石室奇

銘辨蒼頡之文見河圖 洞庭包山祕籍識夏王之字春秋命 亦

足助博物之功輔多聞之益殷周絕學賴此可窺俞正燮曰識

也其說近是

及夫臚幽明之序窮禍福之源以五常法五行以八風

象八卦

禮緯

九州咸有其分星

春秋元命苞

五緯或憑以推日或以災

祥驗行事或以星象示廢興

見春秋文耀鉤春秋運鼎樞諸書

四始五

際

齊時說

已失經義之真六甲九宮

春秋合誠圖

遂啟雜占之學是則

前知自詡格物未明易蹈疑眾之誅允屬誣天之學復有倉聖

四目虞舜重瞳丹鳳含書

皆見春秋元命苞

赤龍紀瑞

詩含神霧

白雲覆孟

子之居赤血辨魯門之字

見春秋演孔圖

亦復說鄰荒謬語類矯誣此

尹敏所由致疑而君山所由恥習也然敬天明鬼實為古學之

濫觴以元統君足儆後王之失德是則漢崇讖學雖近誣民而

隋禁緯書亦為蔑古學術替興不可不察也若夫網羅散失參

稽異同掇宋均之注萃卻萌之書刪彼蕪詞獨標精旨庶天文

歷譜備存七略之遺

以緯書歸入天文歷譜類

鉤命援神不附六經之列

自經

為經緯自為緯

則校理祕文掇拾墜簡殆亦稽古者所樂聞而博物家

所不廢者與

此處為多欄空白或極淡文字，內容不可辨識。

法言李注非故本攷

世傳法言李軌注雖出宋刊實匪故本試即學行篇言之晞驥之馬一節今本无注文選運命論注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七並引晞作希運命論注又引李軌云希望也言顏回嘗望孔子

也

文選辭隨王機注亦引希驥語又引李軌云希望也與運命論注引同

此即李注捃殘之諛故

各篇佚注見於文選注唐宋類書者數以十計又仲尼駕說二語今本李注云駕傳也復駕所說二語注云金寶其口木質其

舌傳言如此則是仲尼常在也以文選陸機弔魏武帝文注所

引勘之正文駕說作駕稅上有之者也作矣又引李注云稅舍

也是駕稅猶云息轍復駕所稅謂復行既息之道今注以傳言

解駕說詁說爲言迥與詁稅爲舍義背又螟蠕節七十子肖仲

尼今本注云肖類也螟羸遇螟蠕而受代久乃變成蜂耳七十

子之類仲尼又速於是以文選史岑出師頌

裕字謹案當作劉伶酒德頌

注

勘之所引正文作速哉若今本挽若字二三子肖仲尼又引螭與

御覽九百四十五廣韻三十四果字引同

又引李軌注云螟蛉桑蟲也螺贏蜂蟲也

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

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注云二三

子受學與正文應今唯肖類也三字同餘亦迥殊繇是而言今

本李注弗惟匪完帙已也有以它注易李注者亦有以別本更

李注者名存實乖罔克究詰竊以李注故本唐季已亡御覽所

引實繇它籍迻錄宋刊李本校錄家雖著源流然或出偽撰或

即柳注十三卷改名

柳注十三卷司馬光所采僅數條此亦滋疑之一端

時人弗譖以為

信出李撰沿習隸今辨譌蔑聞是亦考覈之疏矣